

美國制度之亂 積弊根深蒂固

兩黨惡鬥不止 社會撕裂嚴重

►美國民眾在洛杉磯示威，反對特朗普的各項政策。

法新社



◀去年9月，特朗普的政治盟友查理·柯克遭槍殺。圖為案發現場。

大公報AI製圖

美國之亂 ③

從國內民生、移民、控槍等問題日益惡化，到對外軍事干涉、貿易保護、安全泛化等手段不斷升級，美國愈顯自私霸道的面目。而種種表象背後，究其根本，是難以解決的制度性缺陷和結構性矛盾。政治層面，美國三權分立本是為尋求立法、行政和司法良性制衡，但由於共和、民主兩黨尖銳對立，這一制度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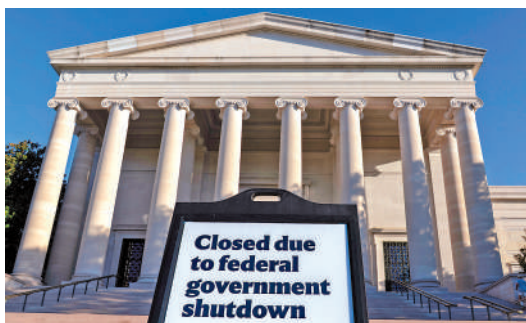
為黨爭武器，進而導致國家治理失效失能；經濟層面，金融資本主義的內生缺陷致社會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形成「輕貧重富」的扭曲局面，社會嚴重撕裂；外交層面，由於受到票選金錢政治、利益集團等左右，再加上全球相對實力下滑催生民粹與極化，美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與霸權主義傾向愈發嚴重，阻礙全球治理優化升級，造成世界動盪分裂。

大公報記者 郭嘉

黨爭白熱化 權力制衡失效

今年7月4日是美國獨立250周年紀念日，但本該展示國家團結的慶典活動，竟出現民主黨主導的「美國250」和共和黨主導的「自由250」兩個「主辦方」打擂台的荒誕場面。「美國250」由國會設立，主席為前財長、民主黨人里奧斯。「自由250」的成立則基於特朗普簽署的行政令，主席就是特朗普本人。獨立日前夕，特朗普政府截留「美國250」資金、民主黨人拒絕出席「自由250」活動等鬧劇不斷上演，凸顯美國黨爭之激烈。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美國階級矛盾、種族矛盾激化，兩黨為爭取選票不願在經濟、移民、文化等議題上向彼此妥協，政治系統呈現出空前的碎片化與對抗性。三權分立的制衡機制已被黨爭裹挾，非但未能保障治理的有效性，反而使美國陷入無休止的結構性內耗。掌握立法權的國會與掌握行政權的總統特朗普衝突不斷，同時國會內部又按黨派分裂成相互否決的兩大陣營，圍繞新法案的談判屢屢陷入僵局。去年底，由於國會無法通過預算案，美國聯邦政府創下43天的最長停擺



▲去年10月，美國聯邦政府因黨爭停擺。

美聯社

紀錄。今年1月，因國會未能就國土安全撥款及移民執法改革達成一致，聯邦政府再次出現部分停擺。2月至4月，國土安全部因撥款爭議停擺76天，刷新單一部門最長停擺紀錄。

特朗普重返白宮後一直試圖擴張行政權，繞過國會作出大規模徵收關稅、對伊朗開戰等極具爭議性的決定。他的總統行政令已引發數百宗訴訟，行政權與司法權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近期，美國最高法院先後在關稅和出生公民權等重大議題上作出對特朗普不利的裁決，特朗普則繼續動用行政權推行自己的計劃。

政治暴力成為「新常態」

美國政治走向兩極化，加劇了社會撕裂。特朗普政府指使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特工在明尼蘇達州等民主黨執政地區大肆搜捕非法移民，引發大規模抗議活動。支持特朗普的右翼人士則為ICE「撐腰」。今年1月，反對ICE暴力執法的示威者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與右翼群體爆發肢體衝突，雙方在嚴寒中互相推搡辱罵。

觀察人士注意到，政治暴力事件在美國更頻繁發生。今年4月25日，正在舉行白宮記者協會晚宴的華盛頓希爾頓酒店傳出槍聲，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和副總統萬斯等人緊急撤離。槍手被當場逮捕，面臨企圖刺殺總統等指控。這是特朗普兩年來第三次遭遇未遂刺殺。2024年7月，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舉行競選集會時遭槍擊，右耳受傷；兩個月後，特朗普在佛州打高爾夫球時遭遇槍手，但並未中彈。英媒評論說，特朗普屢次成為襲擊目標，說明政治暴力在美國已成「新常態」。

針對特朗普以外政治人物的暴力事件也層出不窮。去年6月，一名男子槍殺明尼蘇

達州民主黨籍眾議員梅莉薩·霍特曼夫婦，並重傷該州民主黨籍參議員約翰·霍夫曼夫婦。去年9月，與特朗普關係密切的保守派活動人士查理·柯克在猶他州發表演說時遭槍殺。分析人士指出，美國兩黨政客均將對手妖魔化，甚至直接煽動支持者使用暴力，助長了極端主義。特朗普在白宮記協晚宴槍擊案發生後聲稱，民主黨人的仇恨言論非常危險，但他自己亦經常發表妖魔化民主黨和左翼人士的言論。



▲不滿特朗普移民政策的示威者今年1月在洛杉磯與警方爆發衝突。

法新社

政治亂局

華府「輕貧重富」 財富分配不公



▲一名無家可歸者睡在慶祝美國獨立250周年的裝飾品旁。

美聯社

美國社會財富不平持續加劇，「K型經濟」特徵愈發明顯。「K型經濟」指不同社會階層、行業或群體的經濟狀況呈現明顯背離趨勢，一些快速改善，另一些則持續惡化。分析人士指出，這是金融資本主義導致的結果。美國富裕階層在資本市場中獲得巨額資產增值收益，而高度依賴工資的中低收入群體面臨通脹侵蝕和就業不穩的雙重壓力，難以積累財富。截至去年第三季度，美國最富有的1%人群所持有的淨資產佔全國財富比例升至32%左右，創歷史新高，而收入排在後面的一半

人口僅擁有全國財富的2.5%。

美國政府與金融資本深度綁定，實施有利於富人的政策，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例如，特朗普政府強推「大而美」法案，計劃在未來10年削減醫療補助、食品券等民生開支。有分析指出，這實際上是給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減稅。另外，美聯儲長期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加劇通脹，令窮人成為貨幣政策「放水」的主要受害者，而富人則從貨幣推動的股市、樓市繁榮中獲益。

美國的社會福利體系同樣對窮人不友

好。在制度設計上，該體系存在一種「福利懸崖」，窮人的收入即便只是略有增加，就可能超過政策設定的門檻，導致福利補貼大幅減少。

密歇根大學消費者調查顯示，最貧窮的美國人越來越感到被「拋棄」。與5年前相比，美國最高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對其財務狀況的信心差距達到十多年來的最大值。美國施蒂費爾公司首席股票策略師班尼斯特警告說，這種「輕貧重富」的「K型經濟」不可持續。

經濟亂象

「美國優先」實為「選擇性霸權主義」

特朗普政府胡亂揮舞關稅大棒、單方面退出多個國際組織、指責歐洲和亞洲盟友在防務領域「佔美國便宜」，反映出美國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全面升級。與此同時，特朗普又將「門羅主義」拓展為「唐羅主義」，加大對拉美各國的干預力度，甚至直接入侵委內瑞拉。美國如今的外交政策是單邊主義、孤立主義和霸權主義糾纏融合造就的「怪胎」。

特朗普自去年以來想出各種藉口對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貿易夥伴加徵關稅，延續其激進貿易保護主義路線。五角大樓在《國家防務戰

略》中指責歐洲和亞洲多國「依賴美國補貼防務」，美防長海格塞斯更直接宣稱「美國為富裕國家承擔防務開支的時代已經落幕」。在國際合作領域，美國單方面退出《巴黎協定》、世衛組織等，削減用於應對氣候變化、對外提供援助的資金。這些都是戰略收縮的表現，但美國維護乃至強化全球單極霸權的目標並未改變。白宮去年底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寫入了「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即唐羅主義），將西半球界定為美國的「核心利益區」。此後，美國以「掃毒」為藉口出兵加勒比海，悍然入侵委內瑞拉，又威脅要奪取巴拿

馬運河。

分析人士指出，隨著美國實力在國際上相對下滑、海外擴張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失衡加劇，美國已進入外交戰略調整的新階段，核心導向是「美國優先」，本質是「選擇性霸權主義」，摒棄在其看來低效、高成本的戰略投入。這種單邊利己的外交政策導致美國與全球多國的關係持續惡化，也對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造成衝擊。

皮尤研究中心7月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在36個受訪國家和地區中，對美國的好感度中位數比例從去年的48%驟降至36%。皮尤在報



▲德國民眾今年3月參加反對特朗普的示威活動。

美聯社

告中指出，美國「具有攻擊性的外交政策」，包括加徵關稅和削減對外援助，使許多受訪者對美國感到失望。

外交亂章